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集卷之五

附傳

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也先主定蜀徵和爲掌軍中郎將與軍師將軍諸葛亮並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獻可替否共爲交歡自和居官食祿外牧殊域內幹機衡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儋石之財亮後爲丞相教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眾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闊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啟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道藏輯要

忠武侯集  
附傳

交元直勤見啟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其追思和如此

偉度者姓胡名濟義陽人爲亮主簿有忠盡之效故見褒述亮卒爲中典軍統諸軍封成陽亭侯遷中監軍前將軍督漢中假節領兗州刺史至右驃騎將軍濟弟博歷長水校尉尙書劉巴字子初零陵烝陽人也曹公征荊州先主奔江南荆楚羣士從之如雲而已北詣曹公曹公辟爲掾使招納長沙零陵桂陽會先主畧有三郡巴不得反使遂遠適交趾

零陵先賢傳云巴往零陵事不成欲由交州道還京師時諸  
葛亮在臨烝巴與亮書曰乘危厯險到值思義之民自與之  
眾承天之心順物之性非余身謀所能勸動若道窮數盡將  
託命於滄海不復顧荊州矣亮追謂曰劉公雄才蓋世據有  
荆土莫不歸德天人去就已可知矣足下欲何之巴曰受命  
而來不成當還此其宜也足下何言耶

先主深以爲恨巴復從交趾至蜀俄而先主定益州巴辭謝罪  
負先主不責而諸葛孔明數稱薦之先主辟爲左將軍西曹掾  
零陵先賢傳曰張飛嘗就巴宿巴不與語飛遂忿恚諸葛亮  
謂巴曰張飛雖實武人敬慕足下主公今方收拾文武以定

道藏輯要

忠武侯集附傳

卷一

星集二

大事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巴曰大丈夫處世當交  
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乎備聞之怒曰孤欲定天下而  
子初專亂之其欲還北假道於此豈欲成孤事耶備又曰子  
初才智絕人如孤可任用之非孤者難獨任也亮亦曰運籌  
策於幃幕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若提枹鼓會軍門使百姓  
喜勇當與人議之耳初攻劉璋備與士眾約若事定府庫百  
物孤無預焉及拔成都士眾皆捨干戈赴諸藏競取寶物軍  
用不足備甚憂之巴曰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賈令吏  
爲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

零陵先賢傳曰輔吳將軍張昭嘗對孫權論巴褊阨不當拒

張飛太甚權曰若令子初隨世沈浮容悅玄德交非其人何足稱爲高士乎

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也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爲之謠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稱之先主領荊州辟爲從事及先主入蜀諸葛亮亦從後往良留荊州與亮書曰聞雒城已拔此天祚也尊兄應期贊世配業光國魄兆見矣

臣松之以爲良蓋與亮結爲兄弟或相與有親亮年長良故呼亮爲尊兄耳

夫變用雅慮審貴垂明於以簡才宜適其時若乃和光悅遠邁德天壤使時間於聽世服於道齊高妙之音正鄭衛之聲竝利道藏輯要

忠武侯集附傳

主星集二

於事無相奪倫此乃管絃之至牙曠之調也雖非鍾期敢不擊節先主辟良爲左將軍掾後遣使吳良謂亮曰今銜國命協穆二家幸爲良介於孫將軍亮曰君試自爲文良卽爲草曰寡君遺掾馬良通聘繼好以紹昆吾家韋之勳其人吉士荆楚之令鮮於造次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降心存納以慰將命權敬待之先主稱尊號以良爲侍中及東征吳遣良入武陵招納五溪南蠻南蠻渠帥皆受印號咸如意指會先主敗績於宦陵良亦遇害先主拜良子秉爲騎都尉良弟謾字幼常以荊州從事隨先主入蜀除綿竹成都令越雋太守才器過人好論軍計丞相諸葛亮深加器異先主臨薨謂亮曰馬謾言過其實不可大用

君其察之亮猶不然以謾爲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

襄陽記曰建興三年亮征南中謾送之數十里亮曰雖共謀之厯年今可更惠良規謾對曰南中恃其險阻不服久矣雖勢內虛其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策赦孟獲以服南方故終亮之世南方不敢復反

建興六年亮出軍向祁山時有宿將魏延吳壹等論者皆言以爲宣令爲先鋒而亮違眾拔謾統大眾在前與魏將張郃戰于道藏輯要

忠武侯集附傳

卷之二星集二

街亭爲郃所破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退軍還漢中謾下獄物故亮爲之流涕良死時年三十六謾年三十九

襄陽記曰謾臨終與亮書曰明公視謾猶子謾視明公猶父願深惟殛鯀興禹之義使平生之交不虧於此謾雖死無恨於黃壤也于時十萬之眾爲之垂泣亮自臨祭待其遺孤若平生蔣琬後詣漢中謂亮曰昔楚殺得臣然後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楊干亂法魏絳戮其僕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耶

陳震字孝起南陽人也建興七年孫權稱尊號以震爲衛尉賀

權踐阼諸葛亮與兄瑾書曰孝起忠純之性老而益篤及其贊述東西歡樂和合有可貴者震到武昌孫權與震升壇歃盟交分天下以徐豫幽青屬吳并涼冀兗屬蜀其司州之土以函谷關爲界震還封城陽亭侯九年都護李平坐誣罔廢諸葛亮與長史蔣琬侍中董允書曰孝起前臨至吳爲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鄉黨以爲不可近吾以爲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出於不意可使孝起知之十三年震卒子濟嗣

董允字休昭掌軍中郎將和之子也先主立太子允以選爲舍人徙洗馬後主襲位遷黃門侍郎丞相亮將北征任漢中慮後主富於春秋朱紫難別以允秉心公亮欲任以宮省之事上疏

道藏輯要

忠武侯集附傳

卷二

星集二

曰侍中郭攸之費禕侍郎董允等先帝簡拔以遺陛下至於斟酌規益進盡忠言則其任也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彰其慢亮尋請禕爲參軍允遷爲侍中領虎賁中郎將統宿衛親兵攸之性素和順備員而已

楚國先賢傳曰攸之南陽人以器業知名於時

獻納之任允皆專之矣允處事爲防制甚盡匡救之理後主常欲采擇以充後宮允以爲古者天子后妃之數不過十二今嬪嬪已具不宜增益終執不聽後主益嚴憚之允嘗與尚書令費禕中典軍胡濟等共期游宴嚴駕已辦而郎中襄陽董恢詣允

修敬恢年少官微見允停出逡巡求去允不許曰本所以出者欲與同好游談也今君已自屈方展闊積舍此之談就彼之宴非所謂也乃命解驂禪等罷駕不行其守正下士凡此類也

襄陽記曰董恢字休緒襄陽人入蜀以宣信中郎副費禪使吳孫權嘗大醉問禪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也雖嘗有鳴吠之益於時務然旣已任之勢不得輕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爲禍亂矣諸君憤憤曾不知防慮於此豈所謂貽厥孫謀乎禪愕然四顧視不能卽答恢曰禪曰可速言儀延之不協起於私忿耳而無黥韓難御之心也今方掃除彊賊混一區夏功以成業由才廣若捨此不任防其後患是猶備有風波而

道藏輯要

忠武侯集附傳

星集二  
舌

逆廢舟楫非長計也權大笑樂諸葛亮聞之以爲知言還未滿三日辟爲丞相府屬遷巴郡太守臣松之案漢晉春秋亦載此語不云董恢所教辭亦小異此二書俱出習氏而不同若此本傳云恢年少官微若已爲丞相府屬出作巴郡則官不微矣以此疑習氏之言爲不審的也

呂父字季陽南陽人也遷巴西太守丞相諸葛亮連年出軍調發諸郡多不相救父募取兵五千人詣亮慰喻檢制無逃竄者徙爲漢中太守兼領督農供繼軍糧亮卒累遷廣漢蜀郡太守蜀郡一都之會戶口衆多又亮卒之後士伍亡命更相重冒姦巧非一父到官爲之防禁開喻勸導數年之中漏脫自出者萬

餘口後入爲尙書代董允爲尙書令衆事無留門無停賓

彭羕字永年廣漢人身長八尺容貌甚偉姿性驕傲多所輕忽  
羕仕州不過書佐後又爲衆人所謗毀於州牧劉璋璋髡鉗羕  
爲徒隸會先主入蜀汎流北行羕欲納說先主乃往見龐統統  
與羕非故人又適有賓客羕徑上統牀卧謂統曰須客罷當與  
卿善談統客旣罷往就羕坐羕又先責統食然後共語因留宿  
至于經日統大善之而法正宿自知羕遂竝致之先主先主  
亦以爲奇數令羕宣傳軍事指授諸將奉使稱意識遇日加成  
都旣定先主領益州牧拔羕爲治中從事羕起徒步一朝處州  
人之上形色囂然自矜得遇滋甚諸葛亮雖外接待羕而內不  
道藏輯要

忠武侯集附傳

卷

星集二

能善屢密言先主羕心大志廣難可保安先主旣敬信亮加察  
羕行事意以稍疎左遷羕爲江陽太守羕聞當還出私情不悅  
往詣馬超超問羕曰卿才具秀拔主公相待至重謂卿當與孔  
明孝直諸人齊足竝驅甯當外授小郡失人本望乎羕曰老革  
荒悖可復道耶

楊雄方言曰滅鯀乾都耆革老也郭璞注曰革老者皮色枯  
瘁之形也  臣松之以爲皮去毛曰革古者以革爲兵故語  
稱兵革革猶兵也羕罵備爲老革猶言老兵也

又謂超曰卿爲其外我爲其內天下不足定也超羈旅歸國常  
懷危懼聞羕言大驚默然不答羕退具表羕辭於是收羕付有

司叡於獄中與諸葛亮書曰僕昔有事於諸侯以爲曹操暴虐  
孫權無道振威闇弱其惟主公有霸王之器可與興業致治故  
乃翻然有輕舉之志會公來西僕因法孝直自銜鸞鴈統斟酌  
其間遂得詣公於葭萌指掌而談論治世之務講霸王之義建  
取益州之策公亦宿慮明定卽相然贊遂舉事焉僕於故州不  
免凡庸憂於罪罔得遭風雲激矢之中求君得君志行名顯從  
布衣之中擢爲國士盜竊茂才分子之厚誰復過此

臣松之以爲分子之厚者叡言劉主分兒子厚恩施之於已  
故其書後語云負我慈父罪有百死也

叡一朝狂悖自求菹醢爲不忠不義之鬼乎先民有言左手據  
道藏輯要

忠武侯集附傳

卷二

星集二

天下之圖右手刎咽喉愚夫不爲也况僕頗別菽麥者哉所以  
有怨望意者不自度量苟以爲首興事業而有投江陽之論不  
解主公之意卒感激頗以被酒俛失老語此僕之下愚薄慮  
所致主公實未老也且夫立業豈在老少西伯九十甯有衰意  
負我慈父罪有百死至於內外之言欲使孟起立功北州戮力  
主公共討曹操耳甯敢有他志邪孟起說之是也但不分別其  
間痛人心耳昔每與龐統共相誓約庶託足下末蹤盡心於主  
公之業追名古人載勳竹帛統不幸而死僕敗以取禍自我致  
之將復誰怨足下當世伊吕也宜善與主公計事濟其大猷天  
明地察神祇有靈復何言哉貴使足下明僕本心耳行矣努力

自愛自愛義竟誅死

廖立字公淵武陵臨沅人先主領荊州牧辟爲從事年未三十擢爲長沙太守先主入蜀諸葛亮鎮荆土孫權遣使通好於亮因問士人皆誰相經緯者亮答曰龐統廖立楚之良材當贊興世業者也建安二十年權遣呂蒙奄襲南三郡立脫身走自歸先主先主素識待之不深責也以爲巴郡太守二十四年先主爲漢中王徵立爲侍中後主襲位徙長水校尉立本意自謂才名宜爲諸葛之貳而更游散在李嚴等下常懷怏怏後丞相掾李邵蔣琬至立計曰軍當遠出卿諸人好諦其事昔先主不取漢中走與吳人爭南三郡卒以三郡與吳人徒勞役吏士無益道藏輯要

忠武侯集附傳

毛星集二

而還既亡漢中使夏侯淵張郃深入于巴幾喪一州後至漢中使關侯身死無子遺上庸覆敗徒失一方是羽怙恃勇名作軍無法直以意突耳故前後數喪師衆也如向朗文恭凡俗之人耳恭作治中無綱紀朗昔奉馬良兄弟謂爲聖人今作長史素能合道中郎郭演長從人者耳不足與經大事而作侍中今弱世也欲任此三人爲不然也王連流俗苟作培克使百姓疲弊以致今日邵琬具白其言於諸葛亮亮表立曰長水校尉廖立坐自貴大臧否羣士公言國家不任賢達而任俗吏又言萬人率者皆小子也誹謗先帝疵毀眾臣人有言國家兵眾簡練部伍分明者立舉頭視屋憤咤作色曰何足言凡如是者不可勝

數羊之亂舉猶能爲害况立託在大位中人以下識眞僞邪

亮集有亮表曰立奉先帝無忠孝之心守長沙則開門就敵領巴郡則有闇昧闡章其事隨大將軍則誹謗譏訕侍梓宮則挾刃斷人頭於梓宮之側陛下卽位之後普增職號立隨比爲將軍面語臣曰我何宜在諸將軍中不表我爲卿上當在五校臣答將軍者隨大比耳至於卿者正方亦未爲卿也且宜處五校自是之後怏怏懷恨詔曰三苗亂政有虞流宥廖立狂惑朕不忍刑亟徙不毛之地

於是廢立爲民徙汶山郡立躬率妻子耕殖自守聞諸葛亮卒垂泣歎曰吾終爲左衽矣後監軍姜維率偏軍經汶山詣立稱道藏輯要

忠武侯集附傳

星集二  
天文

立意氣不衰言論自若立遂終於徙所妻子還蜀

李嚴字正方南陽人也章武二年先主徵嚴詣永安宮拜尙書令三年先主疾病嚴與諸葛亮並受遺詔輔少主以嚴爲中都護統內外軍事留鎮永安建興元年封都鄉侯假節加光祿勳四年轉爲前將軍以諸葛亮欲出軍漢中嚴當知後事移屯江州留護軍陳到駐永安皆統屬嚴嚴與孟達書曰吾與孔明俱受寄託憂深責重思得良伴亮亦與達書曰部分如流趣捨閭滯正方性也其見貴重如此

諸葛亮集有嚴與亮書勸亮宜受九錫進爵稱王亮答書曰吾與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復相解足下方誨以光國戒之以

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本東方下士誤用於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億今討賊未效知已未答而方寵齊晉坐自貴大非其義也若滅魏斬睿帝還故居與諸子並升雖十命可受況於九耶

八年遷驃騎將軍以曹真欲三道向漢川亮命李嚴將二萬人赴漢中亮表嚴子豐爲江州都督督軍典嚴後事亮以明年當出軍命嚴以中都護署府事嚴改名爲平九年春亮軍祁山平催督運事秋夏之際值天霖雨運糧不繼平遣參軍狐忠督軍成藩喻指呼亮來還亮承以退軍平聞軍退乃更陽驚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欲以解已不辨之責顯亮不進之愆也又表後

道藏輯要

忠武侯集  
附傳

卷六  
星集二

主說軍僞退欲以誘賊與戰亮具出其前後手筆書疏本末平違錯章灼平辭窮情竭首謝罪負於是亮表平曰自先帝崩後平所在治家尙爲小惠安身求名無憂國之事臣當北出欲得平兵以鎮漢中平窮難縱橫無有來意而求以五郡爲巴州刺史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漢中平說司馬懿等開府辟召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際偏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豐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時之務平至之日都委諸事羣臣上下皆怪臣待平之厚也正以大事未定漢室傾危伐平之短莫若褒之然謂平情在於榮利而已不意平心顛倒乃爾若事稽留將致禍敗是臣不敏言多增咎

亮公文上尙書曰平爲大臣受恩過量不思忠報橫造無端  
危恥不辨迷罔上下論獄棄科導人爲姦情狹志狂若無天  
地自度姦露嫌心遂生聞軍臨至西嚮託疾還逼漳軍臨至  
沮復還江陽平參軍狐忠勤諫乃止令篡賊未滅社稷多難  
國事惟和可以克捷不可包含以危大業輒與行中軍師車  
騎將軍都鄉侯臣劉琰使持節前軍師征西大將軍領涼州  
刺史南鄭侯臣魏延前將軍都亭侯臣袁紛左將軍領荊州  
刺史高陽鄉侯臣吳壹督前部右將軍立鄉侯臣高翔督後  
部後將軍安樂亭侯臣吳班領長史綏軍將軍臣楊儀督左  
部行中監軍揚武將軍臣鄧芝行前監軍征南將軍臣劉巴

道藏輯要

忠武侯集附傳

卷二星集二

行中護軍偏將軍臣費禕行前護軍偏將軍漢成亭侯臣許  
允行左護軍篤信中郎將臣丁咸行右護軍偏將軍臣劉敏  
行護軍征南將軍當陽亭侯臣姜維行中典軍討寇將軍臣  
閻宴行參軍偏將軍臣爨習行參軍裨將軍臣杜義行參軍  
武畧中郎將臣杜祺行參軍綏戎都尉臣盛勃領從事中郎  
武畧中郎將臣樊岐等議輒解平任免官祿節傳印綏符策  
削其爵土

乃廢平爲民徙梓潼郡

諸葛集又與平子豐教曰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漢室此神

明所聞非但人知之也表都護典漢中委君於東關者不與人議也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昔楚卿屢絀亦乃克復思道則福應自然之數也願賓慰都護勤追前闕今雖解任形業失故奴婢賓客百數十人君以中郎參軍居府方之氣類猶爲上家若都護思負一意君與公琰推心從事者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詳思新戒明言用心臨書長歎涕泣而已

十二年平閩亮卒發病死平嘗冀亮當自禱復後人不能故以激憤也

馬忠字德信巴西閬中人也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以忠爲門道藏輯要

忠武侯集附傳

主

星集二

下督三年亮入南拜忠牂牁太守郡丞朱褒反叛亂之後忠撫育郵理甚有威惠八年召爲丞相參軍副長史蔣琬署留府事明年亮出祁山忠詣亮所經營戎事軍還督將軍張嶷等討汶山郡叛羌十一年南宦豪帥劉胄反擾亂諸郡徵廩降都督張翼還以忠代翼忠遂斬胄平南土加忠監軍奮威將軍封博陽亭侯忠爲人寬濟有度量詆調大笑忿怒不形於色然處事能斷威恩竝立是以蠻宦畏而愛之及卒莫不自致喪庭流涕盡哀爲之立廟祀

劉琰字威碩魯國人也有風流善談論後主立封都鄉侯班位每亞李嚴爲衛尉中軍師後將軍遷車騎將軍然不豫國政但

領兵千餘隨丞相亮諷議而已車服飲食號爲侈靡侍婢數十皆能爲聲樂又悉教誦讀魯靈光殿賦建興十年與前軍師魏延不和言語虛誕亮責讓之琰與亮箋謝曰琰稟性空虛本薄操行加有酒荒之病自先帝以來紛紜之論殆將傾覆頗蒙明公本其一心在國原其身中穢垢扶持全濟致其祿位以至今日間者迷醉言有違錯慈恩含忍不致之於理使得全完保育性命雖必克已責躬改過投死以誓神靈無所用命則靡寄顏於是亮遣琰還成都官位如故

魏延字文長義陽人也建興元年封都亭侯五年諸葛亮駐漢中更以延爲督前部領丞相司馬涼州刺史八年使延西入羌道藏輯要

忠武侯集附傳

星集二十七

中魏後將軍費瑤雍州刺史郭淮與延戰於陽谿延大破淮等遷爲前軍師征西大將軍假節進封南鄭侯延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爲怯歎恨已才用之不盡

魏畧曰夏侯楙爲安西將軍鎮長安亮於南鄭與羣下計議延曰聞夏侯楙少主婿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長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比東方相合聚尙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必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

定矣亮以爲此縣危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  
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

延旣善養士卒勇猛過人又性矜高當時皆避下之唯楊儀不  
假借延延以爲至忍有如水火十二年亮出北谷口延爲前鋒  
出亮營十里延夢頭上生角以問占夢趙直詐延曰夫麒麟  
有角而不用此不戰而賊欲自破之象也退而告人曰角之爲  
字刀下用也頭上用刀其凶甚矣秋亮病因密與長史楊儀司  
馬費禕護軍姜維等作身殮之後退軍節度令延斷後姜維次  
之若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亮適卒秘不發喪儀令禕往揣延  
意指延曰丞相雖亡吾自見在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還葬吾自

道藏輯要

忠武侯集  
附傳

卷一

星集二

當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耶且魏延何人當  
爲楊儀所部勒作斷後將平因與禕共作行留部分令禕手書  
與已連名告下諸將禕給延曰當爲君還解楊長史長史文吏  
稀更軍事必不違命也禕出明馳馬而去延尋悔追之已不及  
矣延遣人覘儀等遂使欲案亮成規諸營相次引軍還延大怒  
乘儀未發率所領徑先南歸所過燒絕閭道延儀各相表叛逆  
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後主以問侍中董允留府長史蔣琬琬允  
咸保儀疑延儀等槎山通道晝夜兼行亦繼延後延先至據南  
谷口遣兵逆擊儀等儀等令何平在前禦延平叱延先登曰公  
亡身尙未寒汝輩何敢乃爾延士衆知曲在延莫爲用命軍皆

散延獨與其子數人逃亡奔漢中儀遣馬岱追斬之

魏畧曰諸葛亮病謂延等云我之死後但謹自守慎勿復來也令延攝行已事密持喪去延遂匿之行至褒口乃發喪亮長史楊儀宿與延不和見延攝行軍事懼爲所害乃張言延欲舉衆北附遂率其衆攻延延本無此心不戰軍走追而殺之臣松之以爲此蓋敵國傳聞之言不得與本傳爭審

楊儀字威公襄陽人也建興三年丞相亮以爲參軍署府事將南行五年隨亮漢中八年遷長史加綏軍將軍亮數出軍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糧穀不稽思慮斯湏便了軍戎節度取辦於儀亮深惜儀之才幹憑魏延之驍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

道藏輯要

忠武侯集  
附傳

三函  
星集二

偏廢也十二年隨亮出屯谷口亮卒于敵場儀旣領軍還又誅討延自以爲功勳至大宣當代亮秉政呼都尉趙正以周易筮之卦得家人默然不悅而亮平生密指以儀性狷狹意在蔣琬琬遂爲尙書令益州刺史儀至拜爲中軍師無所統領從容而已初儀爲先主尙書琬爲尙書郎後雖俱爲丞相參軍長史儀每從行當其勞劇自惟年官先琬才能踰之於是怨憤形于聲色歎咤之音發于五內時人異其言語不節莫敢從也唯後軍師費禕往尉省之儀對禕恨望前後云云又語禕曰往者丞相亡沒之際五口若舉軍以就魏氏處世甯當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復止禕密表其言十三年廢儀爲民徙漢嘉郡儀至徙

所復上書誹謗辭指激切遂下郡收儀儀自殺

王連字文儀南陽人也建興元年拜屯騎校尉領丞相長史封平陽亭侯時南方諸郡不賓諸葛亮將自征之連諫以爲此不毛之地疫癘之鄉不宜以一國之望冒險而行亮慮諸將才不及已意欲必往而連言輒懇至故停留者久之會連卒子山嗣官至江陽太守

向寵先主時爲牙門將秭歸之敗寵營特完建興元年封都亭侯後爲中部督典宿衛兵諸葛亮當北行表與後主曰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論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

道藏輯要

忠武侯集  
附傳

卷二

星集二  
又六川

得所也遷中領軍延熙三年征漢嘉南蠻遇害寵弟充歷射聲

校尉尚書

張裔字君嗣蜀郡成都人也治公羊春秋博涉史漢汝南許文休入蜀謂裔幹理敏捷是中夏鍾元常之倫也劉璋時舉孝廉爲魚復長還州署從事領帳下司馬張飛自荊州由墊江入璋授裔兵拒張飛於德陽陌下軍敗還成都爲璋奉使詣先主先主許以禮其君而安其人也裔還城門乃開先主以裔爲巴郡太守還爲司金中郎將典作農戰之器先是益州郡殺太守正昂耆率雍闔恩信著於南土使命周旋遠通孫權乃以裔爲益州太守徑往至郡闔遂趙起不賓假鬼教曰張府君如瓠壺外

雖澤而內實麤不足殺令縛與吳於是遂送裔於權會先主薨  
諸葛亮遣鄧芝使吳亮令芝言次可從權請裔裔自至吳數年  
流徒伏匿權未之知也故許芝遣裔裔臨發權乃引見問裔曰  
蜀卓氏寡女亡奔司馬相如貴土風俗何以乃爾乎裔對曰愚  
以卓氏之寡女猶賢於買臣之妻權又謂裔曰君還必用事西  
朝終不作田父於閭里也將何以報我裔對曰裔負罪而歸將  
委命有司若蒙傲偉得全首領五十八已前父母之年也自此  
以後大王之賜也權言笑歡悅有器裔之色裔出閭深悔不能  
陽愚卽便就船倍道兼行權果追之裔已入永安界數十里追  
者不能及既至蜀丞相亮以爲參軍署府事又領益州治中從  
道藏輯要

忠武侯集附傳

庚

星集二

事亮出駐漢中裔以射聲校尉領留府長史常稱曰公賞不遺  
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之所  
以僉亡其身者也其明年北詣亮諮事送者數百車乘盈路裔  
還書與所親曰近者涉道晝夜接賓不得甯息人自敬丞相長  
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其談啁流速皆此類也  
臣松之以爲談啁貴於機捷書疏可留意今因書疏之巧  
以著談啁之速非其理也